

“一片”词汇化的过程及机制

郭圣林*

目录

1. 引言
2. “一片”有词汇化倾向
3. “一片”词汇化的过程
4. “一片”词汇化的机制
5. 结语

1. 引言

现代汉语“一片”在句中有种种不同的用法，可以和名词构成“一片N”，可以与形容词构成“一片A”，还可以和“V成”构成“V成一片”。如：

- (1) 船头逆水，偶尔碰溅起一片两片浪花，打湿小梅的赤脚板，小腿肚，凉丝丝好惬意。（北京大学CCL语料）
- (2) 风刮过草地，草儿便像一泓清水，泛起层层涟漪；若是它刮过了一片麦田，麦田便像一片海洋，生出阵阵波浪。这是风的舞蹈。（北京大学CCL语料）
- (3) 这座火山从50多年的“沉睡”中苏醒过来，……滚烫的熔岩伴随着火焰沿水平方向飞出。火山前方8千米处的圣皮埃尔小城被烧成一片瓦砾。（北京大学CCL语料）
- (4) 这时，她开始有些着急了，抬头望去，看到班上的同学们都在低着头，

* 南京师范大学，国际文化教育学院/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所，副教授

刷刷地写个不停，……但是她的卷子上却还是一片空白，……（北京大学CCL语料）

(5) 正准备来日早晨动身，忽然接到祖父和父亲、姐夫、姐姐的死耗，他不觉大喊一声，晕倒在地。一时间，妇女们哭成一片。（北京大学CCL语料）

(1-3) 中的“一片”都是在名词前做定语，(4) 中的“一片”在形容词前做状语，(5) 中的“一片”在“V成”之后做宾语。对于“一片”在上述各句中的语法功能的认识，基本不存在分歧，而对于其语法性质的认识则有不同的看法。

“一片N”中的“一片”，有人认为是数量短语，也有人认为也可以是数量词。刘世儒（1965：121）指出“一片石”可能指一块石头或几块石头，“片”可能是个体量词或集体量词。郭先珍（1987：69）认为“一片雪花”“一片雪地”中的“一片”都是数量短语。储泽祥、魏红（2005）认为“片”表示叶子、果皮等事物的单位时是个体量词，表示地面、水面、光亮、声音、心意等的单位时是范围量词，其他情形则介于个体量词和范围量词之间。孟繁杰、李如龙（2011）认为“片”称量从整体上分离出来的事物是“分体量词”，称量“平面、小、薄状”的离散性事物是“个体量词”，称量“非离散性”的具有“整体”义的事物时是整体量词。这些看法都是把“一片N”中的“一”看作数词，“片”看作量词，“一片”看作数量短语。李泉、金香兰（2014）则认为“一片开阔的草场、一片金黄的麦田”的“一片”是一个词，因为“一”不能换成别的语言成分。

“一片A”中的“一片”，一般认为是一个词。郭先珍（1987：69）指出，“雪地一片白茫茫”中的“一片”是数量词，“片”为量词性语素，李泉、金香兰（2014）认为“形势一片大好、我对你是一片好心、我脑子一片空白”中的“一片”是一个词，他们的理由都是“一”不能换成“二、三”等别的语言成分。

“V成一片”中的“一片”有人认为是短语，有人认为是词。殷焕先、何平（1991：126）指出，量词“片”可以用于动作，如“台下则骂成一片”“这里是棚户区，一烧一大片”等。郭先珍（1987:69）提到数量词“一片”可做补语，例如“教室里闹成一片”等。换句话说，他是将“V成一片”中的“一片”看作是一个词。

总之，在相同的句法环境中，“一片”既有可能被看作是短语，也可能被看作是词。“一片”到底是已经演变为一个词，还是部分情形下有词汇化的倾向？如果有词汇化的迹象，其过程和机制又是如何？

2. “一片”有词汇化倾向

关于一个组合是词还是短语，常见的鉴别方法是替换法和扩展法，替换是看组合中的某个成分能否被其它成分替代，扩展是能否添加其他成分构成一个更大的组合。讨论“一片”能够替换，主要是看“一”能否替换成“二”“三”等；讨论“一片”能否扩展，主要是看“一”和“片”中间能否加上“大”“小”之类的形容词。已有研究在论及“一片”成词时，主要依据的是在特定的句法组合中，“一”能否被其他数词替换（郭先珍1987，李泉、金香兰2014），很少提及“一片”能够扩展。

能够在“一片N”中出现的名词可以分成很多小类，储泽祥、魏红（2005）将其分为“叶子”类、“果皮”类、“天空”类、“野花”类、“真情”类等五类。这五类名词构成的“一片N”有的“一”可以替换，有的则不能替换。

(6) 一片叶子	两片叶子	三片叶子
一片果皮	两片果皮	三片果皮
一片天空	?两片天空	?三片天空
一片野花	?两片野花	?三片野花
一片真情	*两片真情	*三片真情

从扩展的角度看，这五类名词构成的“一片N”有的可以扩展成“一大片N”或“一小片N”，有的不能。

(7) 一片叶子	一大片叶子	一小片叶子
一片果皮	一大片果皮	一小片果皮

一片天空	一大片天空	一小片天空
一片野花	一大片野花	一小片野花
一片真情	*一大片真情	*一小片真情

可见,“一片真情”类“一片N”既不能替换为“两片N”,也不能扩展成“一大片N”,其中的“一片”有理由看作是一个词。

“一片A”中的“一”一般不能替换,但是有的却可以扩展成“一大片A”或“一小片A”。

(8) 一片空白	*两片空白	*三片空白
一片漆黑	*两片漆黑	*三片漆黑
一片寂静	*两片寂静	*三片寂静
一片欢腾	*两片欢腾	*三片欢腾
一片祥和	*两片祥和	*三片祥和
(9) 一片空白	一大片空白	一小片空白
一片漆黑	*一大片漆黑	*一小片漆黑
一片寂静	*一大片寂静	*一小片寂静
一片欢腾	*一大片欢腾	*一小片欢腾
一片祥和	*一大片祥和	*一小片祥和

“V成一片”中的“一”一般不能替换,但是有的却可以扩展成“V成一大片”或“V成一小片”。

(10) 连成一片	*连成两片	*连成三片
喊成一片	*喊成两片	*喊成三片
哭成一片	*哭成两片	*哭成三片
乱成一片	*乱成两片	*乱成三片
响成一片	*响成两片	*响成三片

(11) 连成一片	连成一大片	连成一小片
喊成一片	*喊成一大片	*喊成一小片
哭成一片	*哭成一大片	*哭成一小片
乱成一片	*乱成一大片	*乱成一小片
响成一片	*响成一大片	*响成一小片

根据能否替换成“二片”“三片”，以及能否扩展为“一大片”“一小片”，可以看出，“一片A”“V成一片”中的“一片”有固化为词的倾向。“一片N”中“一片”，也有一定的词汇化趋势，比如“一片N”中的“N”为抽象名词时，“一片”就很像是一个词。

从历时角度来看，“一片”本来为一个句法结构，它是如何逐步融合，以至于产生词汇化的倾向的？在此过程中，又受到哪些机制的制约？以下本文将着重讨论这些问题。

3. “一片”词汇化的过程

3.1 动词“片”

关于“片”的本义，刘世儒（1965:119）认为是“木片儿”，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（1992:845）认为是“剖开、分开”，孟繁杰、李如龙（2011）认为是“将树木劈为两半”。我们认同动词说。“片”用作动词的如：

- (12) 欲恶去就，於是桥起，雌雄片合，於是庸有。（春秋《庄子·则阳》）
- (13) 作猪肉羞法：用猪肥豕肉，净焯治讫，剔去骨，作条，广五寸。三易水煮之，令熟为佳，勿令太烂。熟，出，待干，切如羞商：片之皆令带皮。（南朝（齐）贾思勰《齐民要术·作鱼羞第七十四》）
- (14) 日色暮兮，隐吴山之丘墟。北风片兮，绛花落，流水散兮，翠茆疏。爱桂枝而不见，怅浮云而离丑。（南朝（梁）沈约《去故乡赋》）

(12) 例“雌雄片合”与“欲恶去就”是对仗的，“去”“就”意思相反，“片”“合”意思也相反，“片”应做动词解释。其中(13)例“片”做动词，带宾语“之”，就词类而言，与上文的“切”并无二致。(14)例“北风片兮”与“流水散兮”形成对仗，可见“片”有“分开”之意。

3.2 “片N”结构

在春秋时期文献中，“片”的另一个用例是(15)。

(15) 子曰：“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与！”子路无宿诺。（春秋《论语·颜渊第十二》）

从构成来看，“片言”属于“片N”结构。“片言”在后代用例极多，北京大学CCL语料库六朝时期的语料中，“片言”23例，其他“片N”结构18例。如：

- (16) 采與人之片言，纳匹夫之小善。（南朝（梁）何逊《七召·治化》）
- (17) 或小善而必褒，时片言而见美。（南朝（梁）萧誉《愍时赋》）
- (18) 怀炉炭於片景，抱丝绪於一息。（南朝（梁）江淹《江上之山赋》）
- (19) 闻片议而陟道场，受一言而升彼岸。（南朝（梁）沈约《内典·序》）
- (20) 管宁、华歆共园中锄菜，见地有片金，管挥锄与瓦石不异，华捉而掷去之。（南朝（宋）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）

(16-19) 例都是骈文，具有对仗工整的特点。从中可以发现，“片N”中的“片”多表数小或量少，与其对应的成分常是“一”或“小”等。值得注意的是(20)，其中“片金”是指片状的金子，还是指小块的金子，似乎两可；其前加上数词“一”以强调数量的话就成了“一片金”。从结构上看，“一片金”有两种可能的层次划分，即和“一|片金”“一片|金”。

3.3 “一片N”

东汉时期文献中开始出现“一片N”的用例，孟繁杰、李如龙（2011）据此认为动词“片”在东汉演变为量词。

- (21) 陵曰：“兵败，吾死矣。”军吏或劝陵降。陵曰：“吾不死，非壮士也。”……令军士人持三升糒、一片冰，令各散去。（东汉《前汉纪》）
- (22) 汝南汝阳彭氏墓路头立一石人，在石兽後。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饵，暑热行疲，顿息石人下，小憩，遗一片饵，去，忽不自觉，行道人有见者。（东汉《风俗通义》）

不过，上述“一片N”从层次上可以有两种划分，一是“一|片N”，另一种是“一片|N”。张中行（1997:68）指出，在战国到两汉的文献可以做代表的文言中，“除了表示度量衡单位之类的词（尺寸、斤两、升斗等）以外，无论是表名量还是动量，都是数词和所计之物直接组合，中间不加量词。”如果所言不虚，则(21)“一片冰”、(22)“一片饵”都是“一|片N”，与(22)中的“一石人”是同类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上述“一片N”结构在东汉时期的文献中用例极为稀少。我们认为，量词“片”在东汉充其量是出现了萌芽，其真正形成是在六朝时期。

北京大学CCL语料库中，六朝时期的文献中没有“一片N”的用例，但在全唐诗中可以找到201例，其中的“N”绝大多数是具体的、界限分明的个体事物，如“一片月”“一片云”“一片孤城”等，也有少数是具体的、但边界不那么明显的事物，如“一片雨”“一片春岚”，甚至是抽象的、没有形状的、没有边界的事物，如“一片心”“一片归心”等。例如：

- (23) 千寻铁锁沈江底，一片降幡出石头。（唐·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）
- (24) 洛阳亲人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（唐·王昌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）

“降幡”是具体可感的、大小可见的、边界清晰的事物，具有“扁”“平”等特

征,“冰心”则是抽象无形的、大小不知的、没有边界的事物,因而也谈不上什么外形上的特征。

3.4 “VN一片”和“N……, V一片”

六朝时期,“片”已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量词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一是出现了“VN一片”结构,二是出现了“N……, V一片”之类的结构。

(25) 永嘉中,有天竺胡人,来渡江南。其人有数术,能断舌复续、吐火,……其吐火,先有药在器中,取火一片,与黍饴合之,再三吹呼,已而张口,火满口中,因就熬取以炊,则火也。(南朝《搜神记·卷一》)

(26) 取新鲤鱼,鱼唯大为佳。……去鳞讫,则脔。脔形长二寸,广一寸,厚五分,皆使脔别有皮。……脔讫,漉出,更于清水中净洗。漉着盘中,以白盐散之。盛着笊中,平板石上迳去水。世名“逐水”。盐水不尽,令羞脔烂。经宿迳之,亦无嫌也。水尽,炙一片,尝咸淡。(南朝《齐民要术·作鱼羞第七十四》)

(25)“取火一片”属于“VN一片”结构,“一片”后面没有出现名词,动词后出现的是“名数量”结构。(26)“炙一片”是“V一片”结构,动词的常规支配论元N并没有出现,宾语名词在句法位置上从缺,造成的句法后果是“一片”直接充当了句法上的宾语。正是因为“一片”独立充当宾语,我们有理由认为,在这个时期,“片”真正获得了独立的量词的语法地位。

“VN一片”和“V一片”结构中“一片”作为“数量”出现在动词的后面,凸显的是动作支配事物的数量,说话者强调的是数量的精确性(储泽祥2001:412)。

(25)(26)例讲的是会“数术”之人的神奇手法,以及某种食物的制作方法,“一片”置于句末,作为句尾自然焦点,有助于强调数量的精确性,这样可以凸显法术之奇异,或食材用量之多少。

从语体的角度来说，(25) (26) 是典型的“描述过程的文体”（廖秋忠 1992:22）或“操作指南语体”（陶红印 2007:4）。从论元配置的角度看，这种语体的特征是以单论元为主，抑制及物动词的施事，突出及物动词的受事（陶红印 2007）。换句话说，及物动词一般没有主语，只有宾语。在这种语体中，话题往往是在语段开始之前预先设定的，因此在语段的后部或末尾，相关的名词成分一般会从缺，结果造成及物动词宾语的大量从缺。与此同时，程序步骤很重要，相关细节如材料数量等更重要。因此，及物动词支配的受事论元在提升为话题的过程中，与之相关的数量成分却必须保留下来，进而成为及物动词的保留论元。相对于施事、受事等动词核心支配成分来说，时间、地点、工具、方式、数量是动词的非核心支配成分。而在这种语体中，跟受事名词所指相关的非核心支配成分常常是重点表述的对象，结果导致很多非核心支配成分占据了接近述语的显著位置，而不是出现在常见的边缘成分的位置。

就 (23) 例而言，动词“炙”的核心支配成分是“（羞）齑”，其修饰语“一片”表示数量意义，“（羞）齑”提升为话题成分后，“一片”保留在原来的位置，在句法结构上成为“炙”的保留宾语。在“炙一片”这个短语中，数量成分“一片”没有出现在“（羞）齑”前，而是出现在“炙”的宾语位置上，这个非常规位置凸显了其数量意义。这样，就与操作指南语体重视细节的要求相契合了。

从“取火一片”到“炙一片”，“片”是在表示操作流程的语境中完成了量词化。跟“V一片N”相比，“VN一片”“V一片”更能够突出“一片”的数量意义。从认知的角度看，这种语序与人类制作物体的关注点顺序是相合的。在制作过程中，即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制造什么，然后才是制作多少。首先关注的事物容易成为话题成分，统辖整个语段；数量成分容易成为说明成分，出现在动词之后。简言之，“片”的量词化的一个机制是：在操作指南语体出现，所修饰的名词成分被话题化。

3.5 “N一片”和“N，一片……”

唐代量词“片”有了新用法。一般来说，量词的常规句法组合是和数词一起

构成数量结构，再修饰名词构成“一片N”结构。此外，唐代文献中还有“N一片”这样的说法。

(27) 两岸青山相对出，孤帆一片日边来。（唐·李白《望天门山》）

(28) 王城西北大河南岸旧王伽蓝内，有释迦菩萨弱龄龀齿，长余一寸。东南有一伽蓝，亦名旧王，有如来顶骨一片，面广寸余，其色黄白，发孔分明。（唐·玄奘《大唐西域记·卷第一》）

(27) “N一片”都是描述动态的。“孤帆”是运动中的事物，“一片”是对其数量的确认。从认知的角度看，“N一片”这种结构与人们对运动的物体关注点之先后顺序相对应。对于运动中的物体，人们首先关注的它是什么；在辨认出其所属类别之后，才可能关注到它有多少。(28) “N一片”是出现在“话题—陈述”语段中，“有”引入话题成分“如来顶骨”，这个话题成分统辖了“一片”以及其后的部分。

当“N一片”中N成为话题时，N还可以在随后的语句中呈零形式，这样，就形成了“N，一片……”结构。在这样的结构里，由于“N”和“一片”相隔较远，或者有明显的停顿隔开，导致“一片”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。

(29) 树头树底觅残红，一片西飞一片东。（唐·王建《宫词》）

(30) 秦镜无人识，一片埋雾月。（唐·元稹《谕宝二首》）

(31) 顾渚山中紫笋茶两片，此物但恨帝未得赏，实所叹息。一片上太夫人，一片充昆弟同啜。（陆心源《唐文拾遗》）

(29) “残红”在前一句末尾出现，作为话题引入，由于和后一句之间存在明显的停顿，从句法上看，后句中“一片”单独充当“西飞”的主语。(30) 以“秦镜”为话题成分，后句中的“一片”单独充当“埋雾月”的主语。(31) 中“一片”前面名词N是零形式，但是从上文来看，这个零形式与“紫笋茶”“此物”同指，并一

起组成了一个话题链。

由“N一片”到“N, 一片”, “一片”在句法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, 这种演变, 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N的话题化来实现的。

3.6 “VN一片A”和“N一片A”

“VN一片”和“N一片”后面出现的不是动词, 而是形容词时, 就会形成“VN一片A”和“N一片A”结构。其中“一片A”容易被认为是“一片+形”组合。如:

(32) 可怜颜色经年别, 收取朱阑一片红。(唐·元稹《赠李十二牡丹花片》)

(33) 东海一片白, 列岳五点青。(唐·白居易《梦仙》)

(34) 畚田一片净, 谷树万株浓。(唐·费冠卿《答萧建》)

何晓霞(2007:42)认为, 上述“一片红”“一片白”“一片净”等“一片A”是“一片+形”格式, 该格式最早出现在唐诗中。我们认为, 上述“一片A”并不是“一片+形”结构, 其中的“一片”并不是直接修饰“A”的, 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语法关系。(32)应该理解为“朱阑一片(朱阑)红”, 与“颜色经年(颜色)别”对仗; (33)应该理解为“东海一片(东海)白”, 这样才与“列岳五点(列岳)青”形成对仗关系; (34)应该理解为“畚田一片(畚田)净”, 与其后的“谷树万株(谷树)浓”对仗。上述情形, 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述(“←”读作“来源于”):

$$N\text{一片}A \leftarrow N(\text{一片}+A) \leftarrow N\text{一片}+NA$$

(32-34)中“一片”和“A”在句法地位上是并列的, 并没有修饰被修饰的关系, 和今天所说的“一片空白”之类的“一片+形”结构完全是两码事。

如果将“N一片A”中的“N”看作话题, “一片”“A”则是从形态和属性两个方面对其进行陈述; 如果将“N”看作主语, “一片”“A”则是并列谓语。也就是说, 二者在语用功能、句法功能上具有一致性, 这种一致性导致“一片+A”容易被看作是一个整体。此外, 古代诗歌节律构成的后重原则也增强了这种整体效应。古

代诗歌的音步节律中，每两个音节构成一个音步，主要成分(拖长加重的音)在后一个音节上。(吴为善1988：149)“中文诗每顿包含两个字音，……每顿中第二字都比第一字读得较高、较长、较重。”(朱光潜1984：215-216)对于那些单独构成一顿的字又是如何呢?“我们过去吟诵律体诗正是每句两字一顿，五言诗句三顿，七言诗句四顿，最后一个字曼声长引，等于或超过前边每两个字音的长度。”(姜书阁2010：90)上述各例中“一片+A”中的“A”都是单音节的，而且独立成“顿”，在吟诵过程中要“曼声长引”，在时长上要等于或超过前面的“一片”。这种吟诵节律上的特性，引发了“A”的吸附效应，即将其前的“一片”吸引过来，形成“一片”修饰“A”的错觉。我们认为，句法、语用功能的一致性，加上古代诗歌节律的后重原则，导致了唐诗中原本没有结构关系的“一片+A”有可能演变为偏正结构的“一片A”。

(35) 冷涵秋水碧溶溶，一片澄明见底空。(唐·吴融《秋池》)

(36) 书中不尽心中事，一片殷勤寄边使。(唐·裴说《闻砧》)

(35)“一片澄明”和(36)“一片殷勤”在下句开头的位置上，在构成上也很相似。但是，前者可以分析为并列结构，即“(秋水)一片+ (秋水)澄明”，也可以分析为偏正结构；后者只能分析为偏正结构。

3.7 “V一片”和“V成一片”

六朝文献中已经出现“炙一片”等“V一片”结构，唐诗中也不乏其例。

(37) 谁将织女机头练，贴出青山碧云面。造化工夫不等闲，剪破澄江凝一片。(唐·张碧《庐山瀑布》)

“炙一片”和“凝一片”两者在结构上是一样的，但是动词和宾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却完全是不同的。“炙一片”的“一片”是“炙”的对象，在动作执行之前就已经存

在了；“凝一片”中的“一片”是“凝”的结果，是事件结束后才形成的。

在“V一片”结构中，动词V不能是切分、分割等意义，否则“一”分为二，就与“一片”的意义相悖；但可以是结合、融合、合作等意义，因为可以合二为一，可以与“一片”的意义相谐。(37)中的“凝”就有结合、融合之类的意义，所以可以说“凝一片”。也就是说，“V一片”中的“V”表示融合、结合等意义时，“一片”可以表示结果意义。

到了唐代，“成”失去了独立词的地位而变成了一个附着成分，“V+成”可以带上宾语(石毓智 2003:61)。换句话说，“V+成”出现了融合。如：

(38) 奉诏翻译梵本，凡六百五十七部。……著《大唐西域记》，勒成一十二卷。(唐·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)

(39) 余则弟子昙林记师言行，集成一卷，名曰“达磨论”也。(唐·净觉《楞伽师资记》)

上述“一十二卷”“一卷”分别可以看作“勒成”“集成”的结果宾语。“V+成”的融合，为“V成”和“一片”的结合提供了可能。如：

(40) 如金石丝竹，匏土草木，虽是有许多，却打成一片。清浊高下，长短大小，更唱迭和，皆相应，浑成一片，有自然底和气，不是各自为节奏。(《朱子语类·卷第三十五》)

(41) 看此一段，须与太极图通看。四德之元安在甚处？剥之为卦在甚处？千天也一段在甚处？方能通成一片。不然，则不贯通。(《朱子语类·卷第六十八》)

(40)“打成一片”“浑成一片”指的各种乐器互相配合，造成浑然一体的效果；(41)“通成一片”与上文的“通看”意思相同，是指将文字和太极图联系起来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。“V成一片”中，“一”不能为其他数词替换，“片”也不

宜换成其他量词,“一”“片”融合为一个整体,表达的也是一种抽象的整体意义。至此,“一”“片”都失去了自身独立为词的地位,而是融合为一个词。

从形式上看,“一片”成词的大致过程可以图示如下:

片(动词)→片N(动宾组合)→片N(偏正组合)→一片N→V一片N→VN一片
→N, V一片→V一片→V成一片

从“片N”到“一片N”,为“片”的量词化提供了可能;从“V一片N”到“VN一片”,为“一片”的后移提供了契机;从“VN一片”到“N, V一片”,为“V一片”的固化提供了前提;“V成”的融合,促成了“一片”的词汇化。

4. “一片”词汇化的机制

“一片”的词汇化过程涉及多种机制,除了3.5节所说的话题化外,还有组合的泛化、功能的异化和意义的虚化等几种。

4.1 组合的泛化

“一片”在历时发展过程中,其后所修饰限制的名词由可分到不可分,由个体事物到整体,由具体到抽象,可组合的名词范围不断扩展,“一片”的语义也逐渐虚化。

(42) 秋庭一片叶,朝镜数茎丝。(唐·高适《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》)

(43) 一朝忽然死,只得一片地。(唐·拾得《我见》)

(44) 虚传一片雨,枉作阳台神。(唐·李白《系寻阳上崔相涣三首之三》)

(45) 直是荆轲一片心,莫教照见春坊字。(唐·李贺《春坊正字剑子歌》)

上述各例“一片”所修饰的名词“叶”“地”“雨”“心”代表了四类事物,它们在抽象

与否，边界清晰与否等方面有所不同。“叶”类事物面积较小、界限清晰，“地”类事物面积较大，边界可能很清晰，也可能因为面积太大而看不到边界，“雨”类事物如果观察者置身其外，可以认为是有边界的，如果置身其中，则是无边际的。“叶”类事物、“地”类事物、“雨”类事物总体上所指还比较具体，“心”类事物所指则是非常抽象的理想、愿望或志向。“一片”后面的名词越抽象，“一”的计数功能越弱，“片”的摹状功能越弱，“一片”的语义越虚。

4.2 计量的弱化

组合的泛化引起一个结果就是“一片”所表示的计量意义的虚化，由计实在数量到计虚拟数量。“一片”泛化后，其后名词所指渐趋于抽象，特别是表达抽象的心理、情绪、志向、节操、意愿等。

(46) 一片至坚操，那忧岁月侵。（唐·王贞白《泛镜湖》）

(47) 千年史册耻无名，一片丹心报天子。（宋·陆游《金错刀行》）

(48) 夜雨滴空阶，孤馆梦回，情绪萧索。一片闲愁，想丹青难貌。（宋·柳永《尾犯》）

(49) 黄金不富英雄汉，一片世情天地间。白，也是眼；青，也是眼。（元·乔吉《山坡羊·寓兴》）

在上述各例中，“一片”后面的名词非常抽象，“片”不再描摹事物的“小”“薄”“平面状”等特征，不再承担实在的计量功能，或者说计量的功能已经弱化了。与此相应的是，其前的数词仅限于“一”，不能换成其他数词。抽象事物多具有不可拆分的、不可离析的特点，这反过来会让“一片”沾染上“整体”之类的意义。

4.3 功能的异化

在组合的泛化、计量的虚化过程中，“一片”的功能也逐步产生了异化，主要体现在“一片”后置于名词、“一片”修饰形容词两个方面。“一片”出现在名词后，

或者单独出现在动词之后，其功能就产生了异化。

(50) 闵贡字仲叔……家贫，不能买肉，日食猪肝一片。（晋·皇甫谧《高士传》）

(51) (李师海)曾于衲僧处，得落星石一片。僧云：“于蜀路早行，见星坠于前，遂掘之，得一片石，如断磬。……”（唐·李绰《尚书故实》）

作为一个数量短语，“一片”最初的、最典型的功能是放在名词性成分之前对其进行修饰限制。但在历时演变过程中，“一片”的功能出现了异化，也可以从名词前挪移到名词后。由于常规的汉语句子中，信息表达的焦点是在句子后部，信息结构的常规配置是“焦点在尾”。“一片”出现于名词之后，很自然地成为了尾焦点，所表示的数量意义得到了凸显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一片”的功能不再是修饰，而变为凸显。

在历时演变过程中，“一片”不仅能够修饰名词，还能够修饰形容词。形容词表示事物的性质，其意义相对来说不及名词具体。一般而言，能够修饰形容词的成分是副词，“一片+形”的组合也使得“一片”具备了副词的语法特征，承担了副词的语法功能。

4.4 语义的虚化

在历时演变过程中，“一片”可以单独出现在融合义动词后，表示结果意义。“V成”结构出现后，由于“一片”的结果和“成”的结果义互相谐和，因此出现了“V成一片”之类的结构。

(52) 只是要教人分别是非教明白，是底还他是，不是底还他不是，……若乃依阿鹮突，委曲包含，不别是非，要打成一片，定是不可。（《朱子语类·卷第一百二十》）

(53) 明仲说得开，一件义理，他便说成一片。如善画者，只一点墨，便斡淡得开。（《朱子语类·卷第六十七》）

(52) “打成一片”指的是不辨是非的错误认识，(53) “说成一片”指的是义理说得透彻，动词V都与认知义有关。

5. 结语

在现代汉语层面，“一片”做定语，后面跟具体的、可数的事物名词时，可以看作是一个数量短语；“一片”做定语，修饰抽象的、不可数的事物名词组合时，做状语修饰形容词时，后置于“V成”做宾语时，可以看作是一个数量词。可以说，“一片”有着词汇化的倾向。“一片”的词汇化是个逐步进行的过程，其中很重要的一步是在句中位置的变化，即从名词前移到名词后，这样就有可能从和名词结合充当句子成分，发展到独立充当句子成分，从而可以独立做动词“V”“V成”的宾语，从表示数量意义，到表示结果意义，逐步走向了词汇化。“一片”在词汇化的过程中，涉及组合的泛化、计量的弱化、功能的异化、意义的虚化等。

参考文献

- 孟繁杰、李如龙 《量词“片”的语法化》，《语言研究》第3期，《语言研究》编辑部，2011年9月。
- 郭先珍 《现代汉语量词手册》，北京：中国和平出版社，1987年4月。
- 储泽祥、魏红 《汉语量词“片”及其自相似性表现》，《语言科学》第2期，《语言科学》编辑部，2005年4月。
- 李泉、金香兰 《论国际汉语教学隐性资源及其开发》，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第2期，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编辑部，2014年4月。
- 刘世儒 《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6月。
- 殷焕先、何平 《现代汉语常用量词词典》，济南：山东大学出版社，1991年8月。
- 储泽祥 《“名+数量”语序与注意焦点》，《中国语文》第5期，《中国语文》编辑部，2001年10月。
- 陶红印 《操作语体中动词论元结构的实现及语用原则》，《中国语文》第1期，《中国语文》编辑部，2007年1月。
- 吴为善 《古代诗歌节律中的后重原则》，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》第1期，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》编辑部，1988年2月。
- 姜书阁 《诗学广论》，杭州：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11月。
- 朱光潜 《诗论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4月。
- 何晓霞 《现代汉语“一+量+形”格式性研究》，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07年4月。
- 石毓智 《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：动补结构的产生及其影响》，北京：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1月。

Abstract

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Lexicalization of “*yipian*(一片)”

Guo Shenglin

In modern Chinese, “*yipian*(一片)” has a tendency to be a word. In “V *yipian*(一片) *yipian*(一片)A” “V *cheng*(成) *yipian*(一片)”, it is more like a word. The topicalization of its modified noun leads to the change of the status of “*yipian*(一片)” in the sentence, which is the key step of lexicalization of “*yipian*(一片)”. Because of its topicalization, “N” in “*yipian*(一片) N” or “V *yipian*(一片) N” precedes “*yipian*(一片)” or “V *yipian*(一片)”, which makes “*yipian*(一片)” no longer combine with a nouns but be a sentence component independently. In addition to the topicalization, the lexicalization of “*yipian*(一片)” also involves generalization of combination, weakening function of measurement, alienation of syntactic functions, and meaning’ turning vague.

Key words: “*yipian*(一片)” ; lexicalization; process; mechanism

투 고 일 : 2017. 4. 10. / 심 사 일 : 2017. 4. 15. ~ 2017. 5. 15. / 게재확정일 : 2017. 5. 20.